

# 《那高尚的梦想》

## 图书基本信息

# 《那高尚的梦想》

## 前言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提出这一“层累说”，其实是认为中国史多是迷信、神话、错误，同时又道听途说以为西方史体现了科学、理性、真理。用顾颉刚的话说，由于胡适博士“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使他们那一代学人顿悟中国的古书多是“伪书”，而中国的古史也就是用“伪书”伪造出来的“伪史”。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

# 《那高尚的梦想》

## 内容概要

《那高尚的梦想》是一部“观念史”的著作，探讨了自19世纪后期美国历史学诞生至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中，“客观性”这一神圣理想和核心规范所遭遇的命运，即其形成和衍变，受到的挑战和修正，如何得到捍卫，以及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观念的风起云涌，终于不可遏止地走向混乱和解体。

# 《那高尚的梦想》

##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彼得·诺维克 译者：杨豫 编者：甘阳 刘小枫 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出生于1934年，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在芝加哥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他的著作包括《抵抗运动与维希政府》(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 1968)、《美国生活中的大屠杀》(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1999；此书在美国之外的地区则以《大屠杀与集体记忆》为名发行)等等。后者使得诺维克大大地出名，成为公众注目的人物，因为这部有关德国犹太人大屠杀记忆的详实历史分析著作，特别关注大屠杀被构造、被植入集体记忆的政治过程和特定历史社会因素，由此备受争议，在各色犹太人团体当中更是一片批评之声，引发范围极广的大屠杀讨论。不过，在学术界，诺维克的代表作则是1988年出版的《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That No On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此书当年获得美国历史学家协会授予的著作大奖，被认为是一部“才华横溢的奇妙之作”。

# 《那高尚的梦想》

## 书籍目录

前言

导论 做不到的事情

第一篇 客观性的加冕

第一章 欧洲的遗产：兰克，培根和福楼拜

第二章 职业化的计划

第三章 共识和合法性

第四章 最优雅的反叛

第二篇 受围困的客观性

第五章 历史学家在后方

第六章 风云突变

第七章 职业化的停顿

第八章 分歧和反叛

第九章 交战

第三篇 客观性的重建

第十章 为西方辩护

##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欧洲的遗产：兰克，培根和福楼拜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成立了。到这一年，美国的对外贸易进入顺差：每年的出口额达到10亿美元。到世纪之交，对外贸易的顺差扩大到50亿美元，美国出口的棉花、小麦、机械和其他产品源源流向国外。但在那些年代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从思想上讲，美国依然是个进口国。美国历史学家建立了职业规范体系，特别是客观性这一核心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吸收了欧洲的大量思潮，其中必然首先要借鉴德国的历史学学术规范。“科学方法”也属于此类。在那个时代，科学性意味着现代性和权威性。他们选择了德国的严谨学风。正是这种学风把职业历史著作与业余历史学家文辞浮华的著作明显地区别开来，职业历史学家也在试图取代业余历史学家的地位。美国历史学家依据他们对这些思潮的理解，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往往是依据错误的理解，确立了职业化史学思想的基础，并且在美国形成了一种意识。1 布利斯·佩里（Bliss Perry）写道：“德国人拥有学术的独有秘密，对此，我们18世纪的那些年轻人从不怀疑。1814年，当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和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在波士顿登上客轮，驶向哥廷根大学去求学时，对此更加坚信不疑。”整个19世纪，留学德国的美国年轻人有成千上万，他们到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以及德国其他大学和学术中心去接受专业 and 学术的高级训练，因为直到那个世纪末，美国还没有形成这种方式的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英国大学所关心的是培养绅士，而不是培养学者。1871年以前，凡是向英国大学申请学位的人必须先向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信纲》上签字。在法国，要取得大学的高级学位相当困难，如果要在索邦大学从事冥思苦想的学习，在法国的首都有可能遇到吃“臭肉”的危险。这些人还必须准备让他们的灵魂勇敢地面对“无神论”和“教皇论”的双重危险。此外，在德国求学花费不那么昂贵。在19世纪80年代末，留学生一年的花费，包括交通费用，估计比在美国著名大学学习一年的费用少三分之一。许多年轻的美国留学生在德国学习历史学。他们发现，那里的高等教育机构，无论从它的结构还是从它的价值观念来看，都与他们原先在国内了解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在美国上大学时，学校依然以道德理论的教育为主，向他们灌输精神的、行为的和宗教的“纪律”。学生的生活安排非常紧凑，有严格的和强制性的校规。教室里上的课程大部分属于机械的重复。创造性的思想被视为对新教虔诚的威胁。他们在德国看到的大学模式引发了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场革命。一批新型的大学，如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克拉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相继创立，一些比较古老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执根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也得到了改造。按照德国人的观念，“真正”的大学应当是探索者组成的共同体，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培养新一代的学者（Gelehrten），衡量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是严谨的学术风格，而不是宗教和哲学的正统观念。美国留学生在德国还看到了一种令人振奋的典范，强调个人的作用。那里的大学教授（Herr Professor）就属于这类典范。德国的教授与他们在美国看到的教授判若两种人。美国教授衣衫褴褛，像一种可笑的人物。德国教授却非常富裕，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普鲁士大学的正教授平均工资达到1.2万马克，是小学教员工资的九倍，而小学教师在德国经济地位的阶梯上远非处于底层。最有声望的大学教师年薪甚至可以超过4万马克。成功的大学教授在德国社会地位系统中接近于部长。在那里的社会中，最受尊重的人往往不是贵族。教授们虽然没有贵族头衔，但受到了社会的最高尊敬，即使是女教授（Frau Professor）也受到社会的极大尊重。这些美国研究生在他们的德国导师领导的历史学研究班（historische Vorseminarien）里看到了搜集和考证史实的各种各样高超而深奥的技术，例如古文书学、古钱币学、古铭文学和金石学，等等。这些技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研究工作中的严谨性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史实进行辛勤和艰苦搜寻的工作能力。他们的理想是做一个“到大海里捞针的人”（原文是做一个“跨越重洋去验证一个逗号”的人。——译者注）。仅仅依靠职业动机还不足以支撑这样的艰苦努力。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说道，探索知识的人与“粗俗的从业人士”完全不同。他们是社会中“仅存”的圣徒。他们对知识的执著热爱“绝对不会受到不良动机的玷污”。G.斯丹利·霍尔（G. Stanley Hall）曾经说过，一颗爱好探索的心灵“需要完全放弃自我”，研究者是“追求真理的圣灵骑士”。理想的研究生“必须具有天赋，心中藏有天火”。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最充分地体现出了德国那种“执著追求历史真相”的神圣理想，而且正是这种理想给予了他们生存的动机。赫伯特·列维·奥斯古德（Herbert Levi Osgood）的女婿迪克森·瑞安·福克斯（Dixon Ryan Fox）是这样说他的：“只要看见他在工作，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一种虔诚的意志在驱使着一个羸弱的身体，完全超过了他的精力极限。他全心全意地投入研究工作，就像修道士那样忘乎所以。”哈佛大学的中世纪史学家查尔斯·格罗斯（Charles Gross）工作时也是全神贯注。他的同事说

## 《那高尚的梦想》

，“他工作时精力非常集中，达到了让人惊讶的地步。他不停地咬着手指甲。他在剑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的时候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有时连吃饭都忘了，即使吃饭也很不定时。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原因让他患上了致命的疾病。”他们把在德国大学里的学术经历以及对这种经历的看法在美国复制了一遍。在堪萨斯和肯塔基，想成为德国教授那样受人尊敬的人变成了他们的梦想，只要把学术看作是一种技术性的、专门化的和严谨的探索活动，理所当然地就能获得神圣的职业，所有这些观念都以多少可以识别的形式带回了美国，而正是这些观念在美国历史学家意识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我们从制度、社会、技术和道德等方面转向明确的哲学和认识论方面，德国的现实与美国的观念之间存在的差距便显现出来了。如果我们要理解美国特有的正统究竟是什么，就必须对这种差距进行探讨。爱德华·A·罗斯（Edward A. Ross）19世纪80年代曾在柏林大学留学。当他谈到这段经历时说，那里的“基调”是，“科学的客观性（wissenschaftliche Objektivität）是最庄重的词语”。这里需要考察一下他所说的那个“基调”如何在美国复制。这一点很重要。在德语中，Wissenschaft一词应当如何翻译？从外延上看，按照德语的用法，它带上不定冠词（eine Wissenschaft）有“一门科学”的意思，是指有组织的信息体。而学者们收集和解释信息的集体活动则应带上定冠词（die Wissenschaft），指的是“科学”。带定冠词的“科学”相当于英文里的“学识”（scholarship）或“学问”（learn—ing），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相应于英文中的“科学”（science），因此在德语中带不定冠词的“科学”实际上指的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正如弗里茨·林格（Fritz Ringer）所说的，“在英语中根本不可能讨论社会学和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问题，但在德语中，历史学被定义为一门科学。如果有人问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意味着对社会学是不是一门具有独特的和特定范围的学科地位表示怀疑，而不是说它是否带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个词的内涵是根源于理念主义的哲学传统并从中发展出来的。“科学”指的是献身的和神圣的探索。它指的不仅仅是知识，而且是自我实现。它所指的并不是实际知识，而是有关终极意义的知识。如果说“科学”一词带有理念主义的含糊意思的话，那么对于常用的“人文学科”（Geisteswissenschaften）一词中含有理念主义就不会有任何怀疑，但这个词的本义和引申义是指“精神研究”。历史学像哲学、文学或神学一样，无疑是一门“人文学科”。有人提议可以将自然科学的（naturwissenschaftlich）研究方法应用于历史学的领域，对这样的建议德国历史学家做出的反应是表示愤怒。19世纪美国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其中曾经在德国留学过的大部分人，真的以为wissenschaft一词可以当然地翻译为英语中的“科学”（science）吗？他们真的相信科学的历史研究意味着采用自然科学中（所谓的）纯经验主义的和价值观中立的方法吗？这种说法完全缺乏想象力。但是，我们在下面很快就会看到，大量的事实证明，大多数历史学家确实有这一类的想法。

# 《那高尚的梦想》

## 编辑推荐

《那高尚的梦想》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 《那高尚的梦想》

## 精彩短评

- 1、这本书很好，作者语言生动，翻译的也不错。对于了解美国史学研究动向的人而言，是一本必读之书。希望今后还有这样的精品书出版。
- 2、终于啃完了，写这么面面俱到确实不受“喜欢薄书的人”的喜欢。。不了解美国史学界贸然下口确实有些鲁莽，中间各种主义、各种观点理解起来很痛苦，不过收获也是巨大的。虽然全书讨论的是美国历史学界围绕“客观性”问题的观念产生、发展、争论、分化、崩溃，但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却能对历史学家这一学术共同体有更多的认识 and 了解，对历史学家的任务亦有更深的自觉。哪里都是一样的，像师兄所说，看完这本书就会知道，现在很多人逼逼的那一堆，人家早就玩过了。穿插其中的很多家长里短亦是亮点。
- 3、很好！非常好！价廉书美！用纸不错，非轻型纸！
- 4、让你了解历史性中“客观性”的演变。
- 5、翻译的也很好。看的我想看原著
- 6、为了探讨历史学界内一个致使的或根本的价值而写了如此长篇大论的作品实在是让我们不知如何面对。历史学界内的客观性问题与医学界健康和法律界的公正是同样重要的。但它成了历史学界内的问题却不是我们这些非历史学家所能了解的。如果能了解这一历史问题多少有些收获，但收获的大小却完全不可知。估计非历史学界的人购买的可能性较低。

关键的问题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这批西学源流丛书的包装质量实在是不好，看一页掉一页，看完就成了散装的报纸了。对于我这样爱书的人来说真是难受。

- 7、第二遍，值得一读再读。
- 8、那些人事，在我的心里，变“活”了
- 9、灰色的第七章和“客观性”观念关系不大，但好看，把各种现实问题摆得清清楚楚.以客观性观念组织起来的美国史学史，广阔细致，800多页不白看。真想看讲述自民国到现在史学发展的同等水平的作品。
- 10、梳理得很全面。高尚的梦想不过是妄想。
- 11、从兰克到海登·怀特
- 12、历史学界的“战争与和平”
- 13、公正客观，难啊。
- 14、看看
- 15、从兰克到海登怀特到诺维克，客观主义只是史学家一个不切实际的奢望。价值观阶级立场的差异，对待历史就有亲疏远近。
- 16、值得一读、再读
- 17、想了解美国史学史的，可以参考啦南大的老师翻译的，水平不错，专业且通顺
- 18、书是好书，可书最后开胶缺页，想换太麻烦了。
- 19、读英文版；中文版的翻译尚可。这本书应是历史学（者）入门的必读书。用诉诸权威法(argumentum ad verecundiam)，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硕（博）士第一门课(HIS 500)就长期将这本书用作入门书本。
- 20、非常好的史学史著作

# 《那高尚的梦想》

## 精彩书评

1、终于看到中译本了，值得庆贺，值得现在的中国学界思考，提些小问题，翻译人名的不统一在原文中情况较重，比如在P582页对Howard Zinn的翻译不统一，原文为金恩，注释里成了齐恩。还有些翻译惯例，比如美国国务卿史丁生，杨先生翻译为斯蒂姆森等。本书人名众多，如果不是专攻美国史（即使是专攻美国史学史的中国学生也未必都熟悉）的人士读，可能会较吃力。当然，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涉猎美国史的读者一定会在原文找到。由于该书成名于80年代末，对90年代美国史学的进一步分化和美国史学的新动向没有做实证考验，所以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切忌以古讽今的说，呵呵。

## 章节试读

### 1、《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第34页

兰克之所以被视为现代历史学之父是因为他把从古典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档案学和文献学的方法运用于现代历史学，对现代历史学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他是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反对启蒙主义的普世论、“唯物论”和“批判”哲学的思想。他对启蒙主义的反应推动了19世纪历史研究的繁荣。在他的朋友，德国法制史学派的创始人Savigny那里根本不存在制定法和公正法之间的对立以及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对立。对于历史进程中产生出来的任何东西不仅要接受，而且要给予评价。因此，在兰克看来，根本就不存在可以用来判断历史发展的理性标准和伦理标准。启蒙主义的“激进派”之所以要批评过去，是为了唤醒人们进行可能的改革。兰克以及德国的历史学家总的来说对法国革命持反对态度。他们崇尚过去，承认它是现有状态的基础。兰克避免做出道德判断，总是表现出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但联系其背景来看，则是根深蒂固的保守的政治判断。可以略带夸张地说，他在反对启蒙主义史学时采用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口号：“Everything is for the best in this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他对强国的赞颂。他的“公正”如果拿来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的民族主义偏见相比较，确实是够真实的，表现为他的泛国家崇拜。所有的强国都是他崇敬的对象。它们是“精神的实证实体...上帝的思想”（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在哲学上，他是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像黑格尔一样认为世界秩序是上帝制定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所坚持的这一秩序在现实中的体现有程度上的差别。他一方面批判某种以经院哲学为基础的史学，同时又认为历史进程揭示了上帝的成果，并以这个根本原则为基础建立历史学。在兰克看来，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是深入“本质”。他谨慎地宣布要“放弃”对过去做判断。这句话被人们引用的频率最高。他的最高目标是“如同实际所发生的那样”（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去展现过去。这句话习惯上译作“如同实际上发生的那样”或译为“如同事实所发生的那样”。实际上，正如Georg Iggers最近所指出的，其中的“eigentlich”一词的意思比较含糊，还有“本质上”的意思，而兰克在典型的情况下使用它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在《世界历史》一书的前言中表达了他的“要消灭自我”的愿望，反映了让自己向直觉认知流开放的浪漫主义的普遍愿望。20世纪70年代的年轻历史学家提出用“迷幻”的方法去研究历史，把一种认知状态转变为历史学家把自身潜回到过去的一种手段。这种建议与兰克的方法的本质在某些方面反倒比较接近，与经验论者则相距更远，因为经验论者从来不会让他们的眼睛离开档案。在德国，Karl Lamprecht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抨击了兰克继承了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相反，他的支持者Friedrich Meinecke等人则为兰克辩护，从而为捍卫了这种传统。德国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把兰克看作是非哲学经验主义的对立面，而美国历史学家崇拜的恰恰是他身上根本不存在的经验主义。

### 2、《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第515页

我从未读过存在主义者写的任何著作，但我从头到尾读过加尔文的《基督教学院》（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此处institute当取principle义，可译作“原理”或“要义”。

### 3、《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第40页

尽管美国有些历史学家在德国居住过一段时间，但对于把德国与英美文化和哲学背景区分开来的那道鸿沟，他们缺乏理解。当然，更明显的事实是，大多数美国职业历史学家没有留学德国的经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James Harvey Robinson开设思想史课程之前，美国还没有一所大学开设过这门课程。20世纪30年代，大批德国移民从第三帝国来到美国之前，美国对德国的思想缺乏全面的理解。美国理解并热情地采用兰克的史料考证和研究班的方法，但对于德国和英美思想方式之间的差距并没有进行评价，结果造成了对他的歪曲，或者忽视了其中他们无法理解的那些东西。

### 4、《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第48页

## 《那高尚的梦想》

反培根主义者的权威性在19世纪的60-70年代有关达尔文的大辩论中受到致命的打击。达尔文本人很清楚培根的归纳法不过是个虚构，并私下里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苟同他的看法。在美国，“培根的归纳法”面对的主要敌人，诸如Francis Bowen和Louis Agassiz，都从宗教先验论的理由出发来反对达尔文。当达尔文取得胜利时，原始的归纳法也取得了胜利，而达尔文在私下里却嘲笑这种理论。

### 5、《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第41页

对兰克的错误解释还可以看作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中的一部分。Allan Janik和Stephen Toulmin写道：“对于思想及其严肃并带有强烈民族情绪的作者来说，可能遭到的最大不幸之一是用英语来‘归化’他的思想。”兰克的认识论被“归化”成英语中经验主义的习惯用语。他说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在英语世界中按照最简单的常识被读成了“准确表述事实”的意思，但自康德以来的德语中却没有这种观念。他的“让自我消失”（empty himself）的愿望在美国人看来是指他要把自己变成洛克所说的那种“空板”（blank plate）。德语的wissenschaft变成了英语中的science。Ernst Gellner指出，“在剑桥大学，Michael Oakeshott发展出了一种水彩画式黑格尔主义，主要是用来说明农业时代英格兰的令人愉快的事物和特权被保留下来了”。在美国，Sydney Hook把马克思变成了实用主义者。

### 6、《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第41页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科学（例如“客观的科学”，“科学的事实”）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但还没有变成一种崇拜。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与广大民众想接近，科学取得的成就和奇迹受到了广大热心民众的欢呼。科学的价值究竟是根据其带来的实际利益去判断，还是“为科学而科学”，这样的讨论并没有真实的内容，甚至连后一种观点的鼓吹者也只能说科学研究不应当拘泥于眼前可能取得的实际结果。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显然有大量证据说明“纯”科学带来了重大的技术成果。

但是，有人认为科学也带来道德和社会的后果。植物学家John M Coulter提出社会利益将来自于“严格压抑”的习惯。“神经错乱”有可能是思想没有集中在“客观物质”上而造成的结果。虽然单个的和个别的真理据说行动起来像是“不守规矩的暴徒”，但在客观性的旗帜下，它们会“排成整齐的队列，一个方阵接着一个方阵”地前进，迈向共同的目标。哲学家兼科学家Karl Pearson认为自抑会“产生更有效的公民意识，从而加强社会稳定。受到科学方法训练的头脑不容仅受情绪支配或盲目的感情激动的左右，也不易因此而赞同最终会给社会造成灾难的行动。”天文学家和地质学家Thomas C Chamberlin发现，“事实以及从事实出发的严谨归纳能取代所有的预设，所有从一般原理得出的推论，以及所有衷爱的理论。最宝贵的原理，最迷人的假设，最珍贵的创造，无论是理性的创造还是想象的创造，都要置于服从决定性事实的地位上。”

### 7、《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第39页

在大批美国留学生来到德国之前，兰克已经从教授席位上退休了。这些美国留学生不可能与他发生直接的接触。此外，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兰克的著作，特别是他的理论文章，被他们广泛阅读过了。兰克曾经做过一些纲领性的表达，例如：“对事实所做的严格表述尽管可以说是有条件的，也是缺乏吸引力的，但无可争辩，他是最高法则，因为历史研究的本质特性决定了它要以特殊为其研究对象。”然而，兰克的这个观点在脱离原来背景的情况下被无辜地拿来说明经验主义的错误观点，也对错误理解兰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早期的学术生涯中，兰克没有陷入民族主义的党派立场，这使他遭到了更有公开倾向的历史学家的激烈反对。德国历史学家组成的“普鲁士学派”不断抨击他的普世主义。对这些冲突，美国的历史学家多少有些了解，也许正是这个因素使他在美国获得了公允和中立的名声。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学生前往德国求学的热潮达到高峰，那里仍然在用兰克的名字来支持一种基调更加世俗的史学。

### 8、《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第32页



## 《那高尚的梦想》

Objektivitaat一次有多种歧义，在使用中会发生重叠。不同的知识共同体在使用它时所指的意思有细微的差别，同一知识共同体内的不同个人在使用它时的意思也有不同。即使想要找出某个个人对它前後一贯的用法，也取决于在他的表达中对前後一贯性予以关注时所持有的人为的和非真实的主张。在典型的情况下，人们接收到的是一种混合的意思。

### 9、《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第396页

默顿（Robert K. Merton）在193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很有意思的是，专制主义的理论家居然采用激进的社会科学（Wissenssoziologie）的相对主义原理，把它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贬斥‘自由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或‘非雅利安人’的科学。……

“社会科学”为Sozialwissenschaft，Wissenssoziologie应作“知识社会学”，下文中亦论述了Karl Mannheim。

### 10、《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第43页

Herbert Baxter Adams说，历史说的研究班是从教义训练班发展演变为探寻科学真理的实验室John-Hopkins大学的研究班就是“一所实验室，书本在那里就像是矿物标本一样，在人们的手中传来传去，接受鉴定和检验。”对那个时代的职业历史学家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从事的是nomothetic，即归纳规律的活动，而不是ideographic，即表述个别的活动。

### 11、《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第30页

这个时期的职业历史学家有许多出身于牧师家庭。有些职业历史学家，包括一部分非牧师家庭出身的历史学家，在从事学术活动之前都把当牧师视为自己未来职业。这有助于解释他们为何能以宗教的狂热投入研究工作。

### 12、《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第31页

Edward A. Ross 19世纪80年代曾在柏林大学留学。当他谈到这段经历时说，那里的“基调”是，“科学的客观性”（Wissenschaftliche Objektivitaat）是最庄重的词语”。这里需要考察一下他所说的那个“基调”如何在美国复制。这一点很重要。在德语中，Wissenschaft一词应当如何翻译？从外延上看，按照德语的用法，它带上不定冠词（eine Wissenschaft）有“一门科学”的意思，是指有组织的信息体。而学者们搜集和解释信息的集体活动则应带上定冠词（die Wissenschaft），指的是“科学”。带定冠词的“科学”相当于英文里的“学识”（scholarship）或“学问”（learning），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相应于英文中的“科学”（science），因此在德语中带不定冠词的“科学”实际上指的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正如Fritz Ringer所说的，“在英文中根本不可能讨论社会学和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问题，但在德语中，历史学被定义为一门科学。如果有人问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意味着对社会学是不是一门具有独特的和特定范围的学科地位表示怀疑，而不是说它是否带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个词的内涵是根源于理念主义的哲学传统并从中发展出来的。“科学”指的是献身的和神圣的探索。它指的不仅仅是知识，而且是自我实现。它所指不是实际知识，而是有关终极意义的知识。如果说“科学”一词带有理念主义的含糊意思的话，那么对于常用的“人文学科”

（Geisteswissenschaften）一词中含有理念主义就不会有任何怀疑，但这个词的本义和引申义是指“精神研究”。历史学像哲学、文学或神学一样，无疑是一门“人文学科”。有人提议可以将自然科学的（naturwissenschaftlich）研究方法应用于历史学的领域，对这样的建议德国历史学家做出的反应是表示愤怒。有讽刺意味的是，“人文学科”一次在德语中有独特的含义，在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不大赞同这个词，但由于John Stuart Mill的《A System of Logic》一书出版，并随着Mill提倡的“伦理科学”一语普及後，却在德国受到了欢迎。与德国的读者不同，Mill认为自然科学的演绎方法可以运用于这一领域。事实证明，尽管德文的Wissenschaft一词的翻译极其困难，但仍然是可能的。相比

## 《那高尚的梦想》

之下，Objektivitaat一词的翻译同样困难。纯粹从形式上看，它与英文中的Objectivity可以说完全对应。虽然英文中的这个词从17世纪开始出现，但只在涉及到意识和感知的哲学和心理学时才使用它。我们这里说的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不带偏见和倾向地表述“真实的事实”。这层意思到19世纪末以后才出现。1867年，George Bancroft从柏林写来的一封信，把这个德语词汇引进了英语。当时有人指责他的历史著作是用“民主的观点写进历史”。他在回答这种批评是否定了这一指责，指出“如果历史中有民主，那就不是主观的，而是他们这里所说的客观性。”

### 13、《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第28页

整个19世纪，留学德国的美国年轻人有成千上万，他们到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以及德国其他大学和学术中心去接受专业 and 学术的高级训练，因为直到那个世纪末，美国还没有形成这种方式的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英国大学所关心培养的是培养绅士，而不是培养学者。1871年以前，凡是向英国申请学位的人必须现在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信纲》上签字。在法国，要取得大学的高级学位相当困难，如果要在索邦大学从事冥思苦想的学习，在法国首都都有可能遇到吃“臭肉”的危险。这些人还必须准备让他们的灵魂勇敢地面对“无神论”和“教皇论”的双重危险。此外，在德国求学花费不那么昂贵。在19世纪80年代末，留学生一年的花费，包括交通费用，估计避免美国著名大学学习一年的费用少三分之一。

### 14、《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导论 做不到的事情

“历史客观性”并不是单一的观念，而是各种主张、态度、愿望和憎恶相互纠缠在一起构成的集合体。哲学家W.B Gallic称它为“本质上有争论的一个概念”，就像“社会公正”或“过着基督教徒式的生活”的概念一样，它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永远存在着争议。

### 15、《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第一章 欧洲的遗产

他们在美国上大学是，学校依然以道德理论的教育为主，向他们灌输精神的、行为的和宗教的“纪律”。学生的生活被安排非常紧凑，有严格的和强制性的校规。教室里上的课程大部分属于机械的重复。创造性的思想被视为对新教虔诚的威胁。按照德国人的观念，“真正”的大学应当是探索者组成的共同体，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培养新一代的学者（Gelehrten），衡量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是严谨的学术风格，而不是宗教和哲学的正统观念。美国留学生在德国还看到了一种令人振奋的典范，强调个人的作用。那里的大学教授（Herr Professor）就属于这类典范。德国的教授与他们在美国看到的教授判若两人。美国教授衣衫褴褛，像一种可笑的人物。德国教授却非常富裕，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普鲁士大学的正教授平均工资达到1.2万马克，是小学教员工资的九倍，而小学教师在德国经济地位的阶梯上远非处于底层。最有声望的大学教师年薪甚至可以超过四万马克。成功的大学教授在德国社会地位系统中接近于部长。在那里的社会中，最受尊重的人往往不是贵族。教授们虽然没有贵族头衔，但受到了社会的最高尊敬，即使是女教授（Frau Professor）也受到社会的极大尊重。这些技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研究工作中的严谨性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史实进行辛勤和艰苦搜寻的工作能力。他们的理想是做之歌“跨越重洋去验证一个逗号”的人仅仅依靠职业动机还不足以支撑这样的艰苦努力。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道，探索知识的人与“粗俗的从业人士”完全不同。他们是社会中“仅存”的圣徒。他们对知识的执著热爱“绝对不会受到不良动机的玷污”。G. Stanley Hall曾经说过，一颗爱好探索的心灵“需要完全放弃自我”，研究者是“追求真理的圣灵骑士”。理想的研究生“必须具备天赋，心中藏有天火”。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充分地体现出了德国那种“执著追求历史真相”的神圣理想，而且正是这种理想给予了他们生存的动机。Herbert Levi Osgood的女婿Dixon Ryan Fox是这样说他的：“主要看见他在工作，任梦马上就会联想到一种虔诚的意志在驱使着一个羸弱的身体，完全超过了他的精力极限。他全心全意投入研究工作，就像修道士那样忘乎所以。”哈佛大学的中世纪史学家Charles Gross工作时也是全神贯注。他的同事说，“他工作时精力非常集中，达到了让人惊讶的地步。他不停滴咬着手指甲。他在剑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的尸魂界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有时连吃饭都忘了，即使吃饭也不很定时。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原因让他

患上了了致命的疾病。”

### 16、《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第36页

Leopold Rnake：历史研究需要最严谨的方法，在这个信念上，谁也不可能超过我：考证作者，摒弃一切神话，提取出纯粹的事实。...但是，我也相信这个事实有精神的内容。...外观并不是我们需要去发现的最终的东西；还有某个发生在内部的东西。...我们的任务是去识别构成德国历史的一系列事实中真正发生了什么：它们的总和。经过考证的劳动之後，还需要直觉（Anschauung）天分就是预感（Ahnung），是与本质的直接移情。我嗅出了精神的轨迹。...事物是从精神中产生的，其中包括认知者。在这种认知的理论里，最大的主观性就是最一般的真理。

### 17、《那高尚的梦想》的笔记-作为典范的培根

整个19世纪，对科学方法的准确描述是靠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提供的。进入20世纪以後，对许多人来说仍然如此。在他们的各种观点中，有一种是经过简化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庸俗化了的观点，带有苏格兰的常识性现实主义者给予认可的标记，而在美国和英国，正是他们提供了官方的经院式哲学。对美国的绝大多数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培根的思想首先是指经验主义的严格的研究方法：把“观察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上。只要达到了这一境界，人们便不可能犯错误。过失只可能来源於从未经过质疑的事实中错误地或过分匆忙地作出推论；修正错误的途径是做进一步的观察。其次，培根的思想主张小心谨慎地避免假设。培根把假设讥讽为“幻影”。在那个时期被重复次数最多并被人们虔诚地反复提起的一条科学格言就是，跨越能够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以达到“预言性”（即牛顿所说的“假设”）是非科学的。最後一点，培根的思想意味着用分类学去识别一切科学，正如法国解剖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所说的：“命名、分类和描述”，尽管这一点还没有被普遍接受。我们这里关心的是培根的科学观，在他的各种观点中，被庸俗化的主要也是他的科学观。他的科学观与约翰·洛克的空板心理学是一致的。在19世纪的美国，洛克作为认识论者和作为政治哲学家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他的影响经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略带权威性的赞许而被人们所接收。穆勒在他的广为流传的《逻辑学体系》中指出，遵循“归纳的法则”，经过适当的排列，事实将能揭示其内在的联系。穆勒的科学观遭到了William Whewell的质疑。Whewell在《归纳科学的逻辑》中论证了人们的头脑必定将一般观念强加於杂乱的既有事实。但是，在美国，穆勒的观念已被广泛接受，甚至超越了英国。

# 《那高尚的梦想》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